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三辑】

赵尊岳集 (叁)

赵尊岳 著
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三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赵尊岳集（叁）

赵尊岳 著

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

传
记

戴东原传略

戴震，字东原，休宁人。十岁始能言，读书过目不忘。甫受《大学章句》，问塾师：“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？”塾师曰：“此朱文公说也。”东原以周、宋相去二千年，何以文公独知其然？师不能对。自后读书，遂必字求其义，以习许氏《说文解字》，而毕通《十三经注疏》。尝谓经以载道，辞以明道，学者当由字以通辞、因辞而明道，非从事六经孔孟，不见载道之文。非从事字义名物，不通明道之语，则宋儒之讥训诂犹渡江河而弃舟楫矣！年二十，以所学就正江永，而齐召南见所作《考工记》，尤为叹服。会以事赴京师，馆于纪昀，一时知名之士若王鸣盛、钱大昕、王昶、朱筠相与过从，秦蕙田见所作《句股割圜记》，因复与研究观象授时之学。既而南归，又与惠栋、卢绍弓游，且摘卢刊《大戴礼记》之误。是时秦蕙田疏请授《正韵书》，将属之钱大昕及先生，而清高宗未允。朱珪尤善先生，聘修汾州府及汾阳县志，考证沿革，其说独详。方观承又聘修直隸河渠书，未成而方死，遗书至嘉庆间始得流布。四库馆开，于敏中荐任纂修官，首校《水经注》，校正详核，高宗至，御制一诗以冠其书。乙未，会试不第，特命一体与殿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授庶吉士，卒于官，年五十有五。

先生学术湛深，见解绝俗，以宋儒言性理，非绍孔孟之真传，遂作《孟子疏证》，反复以明之。其要言曰：“古圣贤以体民之情、遂民之欲为得理，今人以己之臆见不出于私为理，是以臆见杀人，咸自信为理矣！”所校官书自《水经注》外，曰《周髀算经》《孙子算经》《张邱建算经》《夏侯阳算经》《五曹算经》《海岛算经》《五经算术》《九章算术》，皆

能发王寅旭、谢野臣、梅定九等所未见。曰《仪礼释官》《仪礼识误》《仪礼集释》《项氏家说》《蒙斋中庸讲义》《大戴礼》、扬子《方言》，皆能正其舛夺。所自著书，《原善》三卷、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三卷、《句股割圜记》三卷、《策算》一卷、《原象》一卷、《考工记图》二卷、《声韵考》四卷、《声韵表》十卷、文集十卷、《续天文略》二卷、《水地记》一卷、《方言疏证》十三卷、《毛郑诗考正》四卷、《考正郑氏诗谱》一卷、《杲溪诗经补注》二卷、《大学补注》一卷、《仪礼考正》一卷、《历问》一卷、《古历考》二卷、《六书论》三卷、《尔雅文字考》十卷、《屈原赋注》九卷，《微波榭》，孔继涵为刊之，而弟子段玉裁复刊之。其所考证，要多钩稽典故，别辟蹊径，而于《易》证之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以示费直之未尝乙改；于《周礼》发明后世言明堂之有室、无堂，不分“个”、“夹”；于《春秋》正其书爵，于《算术》言八线之出于句股，于《尔雅》释其训诂名物，尤为后世所称道。《璇玑玉衡》，世久失传，先生独得神悟，命巧匠为之，而详其制度。地理之学，时人皆致力于郡国，先生则由山川而求郡县，益复精审云。

珍重阁曰：古人言经术，盖经以训理，术以致用。后世之人，漫不加察，往入别经于术，而言经者多空疏，言术者亦自惭其陋矣！圣王之教，道在人伦日用之间，是以见通经者之将以经治世也。然非济之以实学，则经徒为载道之文，而将莫由以宣其化。东原言通经，主训诂名物，则于经已务其实，况益之以舆地、历算、天文、声韵，均无一可托诸空言者。东原盖以治术者治经，则不差累黍，解经者解术，则显豁贯通，而后经术并进，蔚为大儒、宗匠并世。奕叶以还，不无治戴氏学者，而或以逞臆说，或以主坛坫，要不能得东原之湛深。且东原辟宋儒以言性理，不必泥于躬行实践，而躬行实践之道，自在其中。治戴氏学者，先知言行表里而躬践之，其庶几得问道之嚆矢矣！本年会东原没后二百年，有表章其学者出，可为盛业，特恐其学术门径之未必尽为国人所知也，校刊之余，因书其事略以为补白于此。

（《申报》1923年10月10日，第18184号）

人往风微录

弁言

余不好学，仰荷荫庇，数十年抗尘人海，不屑用世，而又未尝不为世用也。颇忆垂髫时，敬侍庭训，一时豪俊文学之士，来往惜阴堂者，辄获请益，丈人辈行，无不以进德修业相勸勉。少长问学，又尝得名师承授，旋者于役南北，交游益众，长揖公卿，闲治文酒，乃至艺流卜隐，无不引与相共。见闻日广，造诣亦渐进，窃欲排日作记，少存往迹，苦未得暇，滋可慨已。迺者退食，偶获清暇，往事重叠，历历在目，发奋为纪先哲嘉言，识其小者，用备史官之旁证，追畴日之欢惊。小园花木，曾见惊鸿，年光倒流，庶几华表，伤逝之私，固有不能已于哀乐中年者。抽管之余，不胜为之神往已。癸未人日，惜阴堂识。

题 词

征闻窃比传心史，述德犹堪绍义方；淡墨微渗录鬼薄，伤离惜逝两苍茫。

寒霞渐翦一楼明，梦里衣冠属老成；回忆尊前索梨栗，孤儿忍泪数生平。

樊楼侧帽旧京华，本事题诗付鬓雅；十载风情消中酒，只扶残醉看梅花。

唐绍仪

唐绍仪，字少川，广东香山，旋改中山。其先聚族而居，地以族名曰唐家湾。居户商贾，无不族人，比户列廛，富甲乡国。距湾不远，有丛山，则道光之际，其祖父辈避英舰所栖泊也。幼时应出洋考试，十五岁即赴美留学，辄冠其曹。归沪后，由沪返粤，船只失事，会与同学梁敦彦尚书同室，急难之际，众客喧拏，独置衣物不顾，挈饼饵火器下小艇以行，机智果敢，梁益礼重之。梁留官粤东，绍仪去北洋，入李文忠公幕府，办理译务，李名大震。初尝就海关末秩，总税务司赫德，以英人为我规划关政，中外建制，显多轩轻，积不能平。遂上书披沥其事。赫德召之入见曰：“青年胡乃气盛？新进不容置词，慎缄尔口，勤谨奉公。”一怒去职，濒行函赫德曰：“当吾主关政时，必有以正之也。”逮任税务督办，拜命之日，即传见赫德，严词告诫，赫德退直，郁郁求去。既登幕府，复去高丽，随袁世凯主持交涉，因与英使朱尔典为莫逆交。中东战后，归任津海关道，津海固腴缺，一任辄积资百十万。绍仪周旋尊俎，力崇国体，精治饮饌，排日馈遗，以窥国情，十得八九，西洋人士咸乐为之用，乃致岁有亏损，其家犹按时馈款存济之，举世以为异事。后任东三省时，相地鸠材，益闳官署，所挥斥者至巨，建树亦特多。生平博学深思，豪情壮语，公卿每礼重，亦莫不严惮之。

李文忠督粤时，随节北行，舟过虎门，岩石如画，李掀髯脾睨，谓：“尝闻粤东王气，惟此是赖，特虎头内向，是以谋功不成。唐遽应声曰：“虎头会有外转之时，公其俟之。”又戊戌变起，奉廷寄，发康、梁祖墓，李计无所出，招僚吏集议，长子经方亦侍座，左右依违无一词，则请置勿行，且披陈历国政事，语侵及李，李为怫然。议未谐，侧席请退，即束装草辞呈，襆被且行，经方素日与共饭，日旰未见传膳，往室内覘之，曰：“吾言不直，但自行耳。”经方稟之堂上，李独邀入见，温谕

慰勉，唐犹哓哓。李曰：“若言诚是，特不宜当众指陈，吾子旁侍，更不宜语侵老夫，汝意吾诚识之，可速归治公牍，毋嘤嘤向人也。”唐垂老犹忆其事，以李为知人善用，策勋定国，于此覩之。

逮返北洋，世凯倚之如左右手。唐固通治术，识政要，且右民主，与北洋阀阅委蛇，非其志也。辛亥革命事起，阴赞共和，南北议和之际，先公密电谓君来当可奠定国是，余子碌碌，不足与言，袁亦卒任之为总代表。初议在汉口开会，先公复告以汉江用兵之地，舟车艰阻，非在上海，不足以综全国之舆情、一天下之视听，因改道赴沪。先公为介见孙中山、黄克强两先生，克强湘籍，相见尚为寒暄语，中山先生乡人，仅道阔别而已。和议既成，任内阁总理，捍格不获申其素愿，黄桢祥复劫持之，遂谢官闭户。世凯又谋帝制自为，则力格其非，逮窥其异志已决，不为所动，乃脱身南行，一时人望益归之。

西南护法之役，奋身参与，实综其成。既以病养疴日本，东瀛朝野，倒屣奉盞。旋任中山模范县长，以牧令径隶政府，时亦垂垂老矣。则就故园蒔花叠石以自娱，园榜“共乐”，就土山环堵，建楼一楹，平舍一椽，登楼观海，沧波浩渺，风樯沙屿，历历在目，以款宾客，来者云集。间事临池，学米襄阳，而自谓不工，不乐为人染翰。民国十九年，两粤自外宁府，别立建制，亦预其役。东北变起，阅墙事定，优游沪、粤，片言只字，胥为当世所引重，语亦不肯轻发。迨陈济棠称兵，敬事攸加，虚与款曲，终劝其释兵柄，顾大体，举家北归，息影庐山者六阅月，益不顾问世事。

二十六年，中日构衅，目怵心伤，病榻中宵，徬徨无策，一时两国朝野，冀挽浩劫，多往请益，虽辄婉却，而豪俊宾客，借箸以筹，遂为忌者所中，属刺客往袞杀之。时其幼女甫将于归，家人琐冗，未遑将护，亦以素性恬淡，不置更卫，故得乘间以入也。平日伉爽耿直，双目炯炯，举措昂然。每值休沐，必张筵以款故旧。中年间事行博，虽盛负，一及正事，拍案即起，绝不介意。又好鉴别名瓷，收藏甚富，晚年多出以易米，而振恤资助，莫不乐为，有叩之者，必输巨款。投老尤好读

书，晨夕把卷，客至追述年时掌故，移晷不倦。民国元年，娶继配吴夫人，要以薙须，欣然从之，行礼上海赵氏园，黄克强为之证昏，一时播为佳话。

三十年前，余方弱冠，即随侍先公，获接丰采，既而往还南北，每承清诲。十九年于役粤垣，坚邀赴园居，研讨政事，遂作客观海楼，得揽山海之胜。方督办开滦矿务时，美利坚人胡佛为工程师。事隔二十余载，胡佛膺总统选举，有中伤之者，谓其在开滦时不检细行，右胡佛者函询究竟，覆白其诬，胡佛始任元首。时言中美敦睦者，欲其赴美一行，益连敦槃之好，而折冲者阴泥之，不果行，知者以为憾事。方临命前三日，余往视之，垂询时事，谓扶危定倾，当以民意为镕基，言者纷纭，多非长策，信能假我时日，集各省贤俊于一堂，共定大计，虽老弱亦愿相从。窃窥其意，盖欲取法辛亥间上海之各省联合会，由以改制，重奠邦本，进言释兵，而形格势禁，内外轧铄，急功者图成于旦夕，因运者乘时以蹈厉，相持之局，知尚有待。迄于今兹，数历寒暑，旧观少复，乃不及扶杖观之矣，悲夫！

（据《古今半月刊》周年纪念特大号，即1943年第19期）

张謇 孝若

张謇字季直，别字啬庵，江苏海门长乐镇人，著籍南通，优于文学。初居吴长庆幕中，渐随赴高丽，时袁世凯方以世家子投效，不为时重，辄往请益。其时文名籍甚，往应殿试，主者必欲物色得之。武进刘葆桢窥得中朝属意，即于试策中略及朝鲜事，果获隽，刘固雄于文，知者谓亦善于揣摩也。既占榜首，出翁文恭公门下。鲜事既败，归处乡里，薄于仕进，有意为经世之学，研讨农商、水利、植棉、纺织、冶金、熬波诸事，无不精至。棉铁立国之说，比之于汉桓宽焉。又重教学，慨于帖括之无裨政事，鄙而汰之，即就邑中举办大生纱厂，立师范学校，酌其所盈，以供修脯。旋而潢治道路，建制楼舍，字孤邨老，

设南通大学，与日俱进。南通为中国之模范县者，实惟只手之力，经之营之。维时山阳丁宝桢任山西巡抚，推挹备至，函中至有“与其为无价值之帝皇，不如为有价值之商人”语，謇拜函，惶悚无地，随即火之，以逃于文字之狱。货殖繁冗，文人每非所长。謇握算持筹，思绪井井，顾仍不废艺事，日以吟课临池为乐，朋好酬唱无虚夕，亦辄往返沪宁，主持江苏省教育会事。立宪议起，即与先公及闽县郑孝胥、武进孟森、崇明王清穆、山阴汤寿潜设预备立宪公会。又任江苏省议会长。辛亥春仲，连名十人上书监国摄政王，规以勤政，毋任亲贵。书置不报，识者谓清社殆不禄矣。八月十九日，武昌事发，适在汉口，星夜归来，馆惜阴堂，商定大计，务主不扰民，少杀伤，冀以潜移默化之力，肇造新邦，少纾浩劫。一时经世文字，多出其手，各省联合会，亦奉之为祭酒。市廛失色相告，殿撰公亦右新政，言共和，谨厚者为此，国人宜知所从违。民意向背，于此征之。和议之际，唐绍仪、伍廷芳两代表，日往折冲，议已垂定，退位诏久不下。或曰，一代禅让，亦当得大手笔为之，遂为拟作，电之京师，及诏下，大半均采用之，其原稿犹在人间也。世凯既任总统，往就农商部长，少行其志，劝工治商，多所擘画，又规画水利局，为开辟新运河之议。袁旋谋称帝，屡为箴规，不能听，拂袖归去。特与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李经羲崇为“嵩山四友”，制定规章，赞拜不名，笺启以字，勿称臣，比于汉之“商山四皓”，为革除中之珍闻。此后南北干戈之际，亦时多献替，而卒不能尽其效。及既归里，益发奋治垦务，先是通海有垦牧公司，辟地百里，舍盐治垦，手订条款，以付之江知源，秉命受成，所获至丰，尤而效之。于淮南设公司植棉，及杂粮，赖以举火者，数十万家。盖淮北治盐，淮南改垦之利，实促其成，亦亲见其利。余尝往居旬日，遍揽敷绩之盛，江海之胜，沃野千家，炊烟万灶，乃不能不服其见卓而行毅，化斥卤蜃楼之地，为桑麻弦诵之乡也。固以垦事日繁，需资日广，力或不任，则不免于支绌，忧心如捣，复为招致银行团往参观，群许其成效，因有盐垦债券之发行，赖以支柱。凡与其事者，向与共甘苦，晨兴啜粥，晚治麦

饭，经国朝野之事，南通庶几备之，益出余绪。经营兴筑，平治途道，或问其计政，以至家储，则曰：“吾初无私蓄，亦不治生产，大生会计，为余料量所需，即有红利酬给，亦入公项，为建置之需，其不足者，即由大生付之。吾以南通人，营南通事，初不为之强分公私，苟有不敷，吾子若孙，当代偿其责。”语悖于法，而切于事，因兹人亦多谅之。其时江南俶扰，咸欲得一言为重，方面干城，时时赴通问大政，孙传芳、徐树铮均往游观，辄置杯酌迓之。又出任吴淞商埠督办，交通银行总经理，亲勘海塘，规划淞镇，惟期促未遑有所建树。为謇治文牋者，最赏余乡人沈同芳、孟昭常、刘桓、孟森诸君。沈早下世，孟氏昆季，辄为视草，文彩斐然。刘尝为农商部次长，渐隐于货殖，不复仕进。又川沙黄炎培、苏州沈恩孚，胥负众望，时治教学，为当世所推重，咸与共患难文字之交。其乡人管石丞工书，与有神似，便为捉笔，其题名草书謇字，或类宝宝，公文画押，随手挥就，人或戏以宝宝称之，比于王克敏之草押，似老妓二字云。所居先营数椽，近城濠，即曰“濠南别业”，风亭月榭，陈旧有儒雅气。渐拓地治园囿，别筑閤厦，则舍宅为博物馆。尝为子孝若行冠礼昏礼于閤厦中，一时传为盛事。博物馆多出私储以供之，殿试应卷，嵩山志胜，文献之征，历历在目。又以素重艺事，故绣绘雕刻之属弥夥。余沈寿女士，吴人，工刺绣，其所作意大利皇后像，为海国所推奖，尝延之授绣，亦多精品，张之壁间。南通濒江建邑，山水襟带，饶有狼山诸胜，骆宾王所曾至。謇壮年尝谒观音殿，始举孝若，以得神贶，颇事虔礼。因广其寺，复营观音院其间，遍征海内观音像五百帧，为镇院之宝。祥云馥郁，香气氤氲，花雨诸天，华严弹指，因以为狼山公园。部置幽茜，略似温州之资福、积谷二山焉。方七十寿时，与兄督设大酺于城园，称觴者云集，謇亦自为题咏以寄兴。又约故旧，婆娑为乐，远比于洛阳耆老之盛会。謇固好乐艺，方宦京师时，新会梁启超、番禺罗惇融邀观梅兰芳鬻演，弥致剧赏，赋诗游扬之。复为工书折箠，自谓应朝考以来，未尝作工楷如此精整。日下传闻，以为韵事。南通固有剧场，延欧阳予倩主其事。欧

阳世家子，治新学，兼通剧艺，受任之始，颇图振奋，亦感于伶官积习之深，未易遽改，经年辞去。维时兰芳南来，专舟往演，因建“梅欧阁”以志其盛。盖掇宋人语以名之，唱和一集，传遍海宇。从学者李斐叔，赏其好学，携之上海，属执贽兰芳门下，即在交通银行张筵行礼，随梅北行，既又同游欧美。李性简傲，时与人忤，独忠事师门无间言。《缀玉轩笔札》，多出其手，清丽可诵，盖沐浴教益者至殷。謇书师宗元，结构略似刘石庵，雄健过之。又善十七帖，其为先公书则曰：“君师眉山，余特效颦以取悦耳。”治文学有法度，不尚风华，自然流丽，独不好词。余方受词学，偶加督过，谓“词多郑卫，词人何补”，余笑而存之，以比于晏临淄之门下老吏，虽不能用，亦感其诚。生平裘马饮饌，一勿华治，往往自称农家子。虽进居机要，退比宏景，初未尝以丝毫富贵骄人，人亦乐为之用。子孝若，爱之至笃，时见歌咏。宣统元年甫十二岁，即携之观南京南洋劝业会，迂道海上，栖息惜阴堂，谓与余同岁，当缔奕叶之交。归即赋五古一章见贻，余亦有和章，则两为改定之，自此两家世好，音问勿替。先公复为介杨恩湛、郑铁如，授以用世之学，渐从一澳大利人南行，将赴澳学畜植。其人金壬，馆于斐利滨，絮然远去，遂复返，别随郑铁如至美利坚习商事。先后远游，均有述作，《斐利滨游记》及《仕学集》，为世传诵。归来执业上海银行，渐为考察实业专使，赴欧洲一行，调任智利公使，未遑就任，又任淮海银行董事长，以至盐垦、教育、水利诸端，均秉严命，善为经纪。孝若天分卓越，文彩清丽，酬酢世务，施設允当，不必尽名父之传，已足惊世而震俗。自謇谢宾客，屏居海上，董治政书数十卷，为《张季子九录》，又自编年谱行于世。胡适以子为父传，详尽亲挚，深爱其书，为长序以美之。世变未已，海桑易代，盐垦之盛，少减曩昔。孝若知人善任，心力凋瘁，幸能支撑其间，不坠先业，而阅世益深，芳爱尽敛，日趋沉着，举国誉为令子。视余之浮沉江海，抱持先集，数载未及杀青者，相视诚不可以道里计。方居上海时，辄共晨夕，亦少少从事于棉垦诸业。追溯总角之乐，趋庭之娱，倏已天上，为之凄惻，把手泫然。忽一日，

老仆以细故行凶，深宵入就卧室杀之，而复自杀于户外，知好震悼，乃莫察其致祸之由，诚前劫已。

（据《古今半月刊》1943年第20、21期）

熊希龄

熊希龄，字秉三，湖南凤凰厅人。少有文名，宝山朱令观政是邦，即以其女字之。年十八，中进士。其时新学初兴，改革议起，即与诸名辈陈宝箴、三立父子，康有为，唐才常，梁启超纵谈大计，一时有新党之目。日事会议，兴学论政。其时湘中风气特盛，胡元倬倡明德中学，招集俊彦陈果夫等任教习其间，希龄赞许独多。戊戌事败，远游海外，避地江南。旋以端方好新学，深重其人，力张荐剡，遂随五大臣出洋，考察宪政，又服官度支部，转东三省，清理财政，有声于时。既而卜居上海，与惜阴堂为邻，罢官归来，研讨计政，不废治理。

辛亥九月，改革事起，奋发蹈厉者，实繁有徒。而图籍司农，罕有精思默察者。先公爽然忧之，请其规策一切，纲举目张，用以奠课赋度支会计之初基，以示之当道，孙、黄、唐、陈诸君，群相折服，因北行任财政总长。大乱初定，编遣军队，革新改制，在在需财，而课赋不继，日嗟仰屋，始有大借款之拟议。惟事无前例，各国又相凌铄，动辄阻格，遂以书抵先公，求得深谙律例、爱助中国之外籍专家，折冲其间，以昭公信。先公深以为然，物色德雷斯律师，始终其役，劳绩甚著。总统袁世凯乃利得巨款，为排除异己之需，则非初料所及，而亦实为国家之不幸也。继晋任内阁总理，网罗才俊，位之台阁，海内翕然，有“人才内阁”“第一流内阁”之誉。

袁则既持南北之见，复有窥位之私，卒至解散国会，天下骚动，因以乞退。旋改热河都统，不久亦解绶隐去。自此誓不复仕，仅刻意以救灾恤孤为己任。京畿屡有灾振，辄任督办，实行工振，以济危亟。复创设慈幼院于香山。香山，燕京胜地，金章宗所营构，明、清以来列

为御园，禁人游观。庚子遭联军之劫，始就芜废。逊国以后，由官中经纪，得许编户承租营缮。士大夫多构一椽，资为游憩之所。希龄引泉导脉，叠石栽花，一一潢治，几复旧观。筑平屋于梦感泉旁，榜题“双清别墅”，驰声日下。又就欢喜园旧址，于高处建藏书楼。云海半天，松涛万斛，别舍宾馆，游客如归。山麓坏殿，即就建慈幼院，招伶仃孤童，资其眠食，授以艺事，施以教化。又命弱女远渡美利坚，习保育，归为院师。年耗数十万元，半出之官，半集之商，资助者亦乐于将输。河南督军张镇芳，以独力建层楼，为治事之所，即以其名名之。海内乐观厥成者日众，所耗之心力亦日多。进而设医院、学校，香山之名益彰。抚杖涉足，终岁不倦。且营太夫人葬事于山墟，自为生圻，永庇慈荫。盖夙以山主自居者，且欲永以山传矣。

世凯称帝意动，所谋日左，阴与蔡锷、梁启超有连。蔡其乡人，梁则旧好，谋所以脱之于险。滇南建帜，洪宪瓦解，实有以助成之。黎元洪继任总统，复辟事作，溥仪受奸佞之怂恿，背禅让之大信，复辟宫禁。时适居天津，即与段祺瑞、梁启超漏夜定马厂进兵之策，更密电南北疆吏名流，率起勘乱，列数复辟之罪。初，张勋以复辟事，尝开会徐州军次，疆吏多遣行人参与。至是同起申挾伐，才七日而事定，徒为史家之佚闻，世多颂祺瑞、启超功多，未知潜移默化，帷幄运筹，犹有人在。大政既定，众以物望所属，请再出任，则笑谢之曰：“吾为国家慈幼育孤，其职责宁不益巨？百年树人，吾任其难，奚复不可。”于是益致力所事，且辟石驸马大街居宅为民众阅览社、红十字会治事处所。身与群儿共晨夕，授以讲章。每纪念节日、国庆令辰，辄集院生，张盛会，勉以爱国家、服公役。会竞，置酒肉以醉饱之，群儿弥不感涕。其毕业者，更量材介以职责，院生以约束严，秉教导，亦多能尽其用，为世所爱重，遂益顾而乐之。春秋佳日，买棹南来，与知好杯酒相属，纵论大计，所至倒屣。言经济用世之学者，尤奉之为山斗。盖素长政事，复历显仕，一时知名，多为后进，只字见重于台阁，深虑时出之老成，以是一时言事功者，无不愿得片言相引重。欧洲战发，颇持

参战之说，国家亦薄有所获，而国民党人或不之直。

迹其平生，戊戌以新党昌言改革，辛亥以名流振导革命。又先公尝约办统一党，与张謇、汤寿潜、庄蕴宽有沆瀣之合。政府北迁，先公不更问政事，改共和党，更嬗衍为进步党，因之迄与国民党持议微左。然党人前辈孙、黄诸先生，咸礼重之。其乡人谭延闿，更夙好，往还无间。研讨政事，率以国家为依归，初不以群党争一日之短长也。幼长文学，尤通政论，雄辨滔滔，振笔治牍，更纸十余番不止，详赅切挚，览者咸为动容。辛亥秋冬间，以毗邻密迹，时为先生草稿捉笔。及北任内阁总理，来函谓揆席繁冗，亟欲摆脱，仍归为惜阴堂书记。气类之合，于此见之。家居或为儿女辈讲解文课，旁薄浩瀚，至跃登书桌，口授指画，听者无不神会。

方六十寿日，综核生平所入，俸给货殖，部别类居，列数十万元，率捐为慈善基金，设委员会，延友好经纪其事。曰：“吾取之于公者若许，今仍当还之国家，用为慈幼之资。吾所需甚俭，自奉月得三百元为已足。友好当就孳息所得，畀吾此数，以终天年，斯大幸事。”友好亦乐受之，按期董理其事。伊古散材之道，未尝或见，风世励俗，足以愧厚自封殖者而有余。平日耽道乐静，肝胃宿疾，时间时发，因习坐功内养之术，色泽加丰，神以日敛，惟旧疾犹未获痊。关外事起，激昂特甚，与朱庆澜等规划救济，阴策部队，居恒栗六，颇为当局所忌。盖嫉变乱之由，丛过于当道，清言诤论，不少宽假，以是朝列亦多不满之，而其从事慈幼抚伤者如故。世变日亟，筹措维艰，勉自支措，心力为之交瘁。余尝养痾豫王府，病瘳，客欢喜园，流连晨夕者兼旬，辄往觐化育之盛，稚子牵衣，天趣洋溢，青年力作，竞日乐群，家居昆季之欢，初若不知尘外别有宇宙，诚足以化民成俗，树德鎡基者矣。间亦少与声色之盛，阍禁綦笃，惮事甚至，得间微服以行，弥用为乐。顾不嗜博，亦不豪于饮，清言兰吹，用为丝竹东山之助。民国五年，身任河工振务等三督办，而勾栏中双凤院有大凌波、小凌波两艳倡，过从较密，京师人士为作谐联：“一熊三督办，双凤小凌波。”盛传于时。越二

十年，余自关外观政归来，道出山麓，招作茗叙，绿阴如幄，鉴水一泓，争谈掌故。方凭梦感泉次，倒影沦漪，须眉奕奕，金谓老人凌波弄影，婆娑兴致，不减年时，因为追述斯联。沧海变易，人事无常，大道青楼，犹留故影，足征风趣隽永，情绪回环，投老犹勿忘怀，为足念已。希龄疏髯广颡，论议之外，间作雅谑。尤爱奖掖后进，与青年学子语，温淳如家人。亦偶作小诗，恬淡得陶、谢法乳，书法颇师米、蔡，意境极高，随手挥洒饶有逸趣。退隐后，并好填词，略似苏、辛，辄挟湖海元龙之英气，艰词涩语，一一驱遣。又学画松竹梅花，横幅长题韵语，足以名世。

悼亡以后，郁郁寡欢，时多疾病。或南来小住戚党家中，临池读书，以遣永日。因识江山毛彦文女士。彦文留学美利坚，习文学、教育有年，归任教职，轻视天下士，无可意者。以与其女公子同几砚，得承教益，独重老人，遂论昏媾。方六十六岁时，彦文三十三岁。结昏于上海贝当路教堂。先一日，预演礼节，亦循唐绍仪例，薙须成礼，复赋催妆词《贺新郎》一曲，以记其事。喜筵设新亚旅馆，贺客云集，则自起致词，并引先公赞许之语为左证。盖昏仪垂定之时，尝来惜阴堂，详述其事，先公乐而许之，因以为言。昏后同至江山，谒外家，并揽江郎片石之胜。又北返续理慈幼院事。夫人夙敦师道，见重儒林，益勤所事。双清俚影，望之如神仙中人。旋归上海，以舍身许国为责志。海宇不靖，力事劝募，躬赴南洋，犖金至巨。沪警既发，与夫人移居香港，赁庑未就，作客九龙逆旅。方数日，为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夜，忽感心疾，亟召医至，不获救，遂谢宾客，权厝香港公墓。彦文夫人归沪，僦屋以居，南北睽绝，兵尘路阻，犹关注院务，于今不辍，足以完其遗志矣。

（据《古今半月刊》1943年第22期）